

為人師表的青春歲月(二)

藝術天地

第二天一早，同宿舍的姜永軍老師督促我去教務處報到，我匆匆洗漱完畢。呼倫貝爾地處中國最北部，10月雖值深秋，金黃的樹葉卻已在秋風的吹拂下四處飄落，氣溫接近零度，陣陣寒意襲來，冬天已近在咫尺，洗漱間的自來水冰涼刺骨。姜老師說：「你要買一個暖水瓶，每天去鍋爐房打熱水，洗臉的時候兌一點熱水，也會暖和些。」

我點點頭，用涼水搓了搓臉，趕緊和姜老師一起前往教學樓。

姜永軍老師把我帶到教務處，負責接洽的是張樹平校長，還有主管教學的教務科科長孟寶和老師。張校長說：「學校美術老師特別少，眼下還有兩名美術教師正在哈爾濱師範大學進修，因此你和李達兩位新來的年輕老師，要多承擔一些教學工作。按照正常標準，每位教師應承擔每周12節課的教學任務，你和李達老師需要接手另外兩位離校進修教師的課程，每周要上24節課。」布置完教學任務，張樹平校長帶我們去美術教研室報到。

美術教研室位於學校的西北角，這裏共有3棟平房，分別是體育教研室、美術教研室和音樂教研室。我們走進美術教研室，一位年長的教師熱情地迎了上來，他便是教研室主任張允柱教授。張允柱教授畢業於內蒙古師範大學油畫專業，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本科畢業生。我們同時見到了準備去哈爾濱師範大學進修的另外兩位美術教師——馬志有老師和林志明老師。張允柱教授聽到我的名字叫趙志軍，便風趣地說：「我們美術教研室『犯』志啊，有志有、志明，又來一個志軍，都是有志向的年輕人，看來以後學校的美術教學工作要有大變化了。」

說完，他哈哈地笑了起來，很是和藹可親。在張允柱教授的指導與安排下，我的教學工作正式開始了……

我主要教授普師班的美術課，也代其他老師講授中師班的課程，此外還負責美術鑒賞課。記得第一次去上課，走在去往教學樓的路上，學生們不時從我身邊經過，只聽兩位學生小聲嘀咕：「聽說學校新分配來了一個體育老師，頭髮長長的，是不是這個人？」我回頭一看，兩個學生嚇得連忙跑開了。當我走進教室時，發現剛才的兩位學生就坐在班裏。我爽朗地自我介紹：「我是從內蒙古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的，是今年新來的美術教師。」那兩位學生詫異地瞪大眼睛，驚訝道：「哇，我們都以為學校新分來一位體育老師，你穿着一身運動服，還和學生在操場上踢足球，大家都在說新來了一位體育老師，沒想到原來你是美術老師。」

這節課，我給大家講解了中國畫的起源和發展歷程，介紹了發展過程中的一些重要畫家，同學們聽得十分入迷。下課鈴響起時仍意猶未盡，大家用熱烈的掌聲表達對我這位新老師的歡迎。那最初為人師的歲月讓我懂得，一個人只要真誠地對待自己的事業，終會被時光溫柔以待。



●《玉芙蓉》紙本設色 50cm x 50cm (2026年) 作者畫作

巴金的家居生活

舊夢難忘

沈西城

不久前，報道過巴金的飲食習慣，朋友很感興趣，想我再寫一些關於巴金的家居生活。很好，無妨寫一點。現代中國作家中，巴金比較懂得享受生活，為求家居舒適，1955年夏天，巴金租下武康路113號帶有花園的房子，在這裏度過了晚年。

這棟兩層高的小洋房面積不小，上海冬天不比北京冷，卻也寒風砭骨，巴金寫作時間久了，通體生寒，蕭珊就在書房裏安置了一個火爐生火取暖。1958年初，蕭珊致友人信說：「星期天這裏下了一上午雪，但沒有積起來，孩子們很掃興。天氣還是冷，經常在零度以下，所以我幾乎跟孩子們一起睡。」

上世紀七十年代末，巴金的北京朋友到上海探訪，覺得家中太冷，建議增加取暖措施。1981年，巴金的書房加裝了當時尋常家人不多的空調。空調價格並不便宜，要2,500元，性能卻不大好。巴金告訴他老友孔羅荪：「家裏剛裝了一個空調器在二樓，但只能調到13度，也過得去了。」13度在夏天還勉強可以，冬天13度，的確有點兒冷，不夠暖。直到1983年後，巴金家中安裝了小鍋爐和水暖，保暖才真正解決。1959年，巴金家裏迎來了新產品——黑白電視機。巴金一早就想購買電視機，委託曹禹代辦。蕭珊本欲購彩色電視機，曹禹告知市場暫時不會有貨，於是就先買了黑白電視機，同年秋天，巴金家裏終於有電視看了，看到蘇聯芭蕾舞團來上海演出，電視台每晚轉播演出實況，精彩萬分。巴金去信朋友說：「孩子們都歡喜得拍起手掌來。」

另外，巴金家裏還有北極牌冰箱，是老朋友黃素封轉讓，價錢1,800元，甚為罕貴。原來黃素封的大女兒一直在巴金家中教女兒小林練琴，黃家生活拮据，巴金收下二手冰箱，無疑是在補貼黃家的生活，這反映出他跟黃素封的深厚情誼。

老實說，在新中國發展初期，巴金住花園洋房，有書房、藏書室，家中備有冰箱、電視、空調、小鍋爐、水暖，生活水平已是超越平常家庭，即便在同期的作家當中也是較罕見的，難怪曹禹要說：「李先生是一位真懂得享受家庭樂的作家。」

紀文鳳追求多姿多彩的人生

淑梅足跡

車淑梅

廣告界女強人、千手千眼籌款女皇、「愛心獎」得主、八面玲瓏紀文鳳小姐，近年為何將注意力集中在敦煌？

「2010年我第一次到敦煌，好震撼。我是一個有預感的人，那裏是香港的前世今生，兩地在不同年代都是國際樞紐、國際城市，擁有多元文化民族和宗教，敦煌是絲綢之路，我們是『一帶一路』。當時我和李焯芬教授及其夫人李美賢老師同行，他們是我敦煌的啟蒙老師，拜會了敦煌研究院樊錦詩院長，她是感動中國人物。得知當時政府的資源還沒有落到該地進行保護和保育，但敦煌加大了旅遊，各種破壞性加強了，後來又有計劃要包裝成民企。嘩，大件事，我們回港立即組織了『香港敦煌之友』幫助他們籌得3,500萬元，將一些洞窟的壁畫數字化，拍了很多相片，做了很多工程，再以3D形式放到網上，大家可以免費的、立體的、高清的多角度欣賞，這是教育，也是向全世界傳播的手法。我最震撼的是千手千眼觀音，畫得很有神采，看了會肅然起敬。其實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員很刻苦，令人感動，一生一世只做一件事，可能數十年只專門修復某破爛的一角，勞動到身體不好、眼睛模糊、腰板不妥，他們稱之為『擇一事終一生』。」

紀文鳳小姐笑言自己做不到，因為她追求多姿多彩的人生，8年後她創辦了「香港天籟敦煌樂團」並擔任榮譽團長。「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偶遇，我共去了敦煌22次，敦煌什麼都有，歷史文化、藝術、珠寶設計、建築、戰爭歷史、文書等等，唯獨沒有音樂，我感到好遺憾。壁畫上有很多音樂場景，很多樂器，但沒有錄音，我真希望聽到音樂。可能上天知道我

的心意，2017年我帶了一些青年人去演出，他們是演藝學院中樂系的學生，老師請我多為同學找出路。某天我問他們去過敦煌沒有？如果組織一個樂團有興趣嗎？兩星期後，他們回來了，組織了兩位作曲和8個樂師的團隊，他們非常認真。當時趙聲良書記是敦煌研究院的院長，他剛來了香港，我告訴他有這個心願，他立即回應，原來他們做了很多文獻研究，連古樂器都做了一批仿製的，『北京炎黃大樂團』也曾用以演出過，可惜多年過去老的老、病的病、死的死，現在樂器都荒廢了……而且他說一直以來宣揚敦煌的音樂都是外國人的作品，如果由華人去編寫，那就更好了。我立即叮叮叮，我們的香港同學可以創作敦煌樂曲和到世界各地去演出。10月，我帶同學們參觀敦煌莫高窟第112窟《反彈琵琶》，敦煌也以此作為市標誌，那壁畫只有A4紙般的大小。到晚上吃飯時，8位學生裏4位女生泣不成聲，為什麼呢？她們異口同聲地說見到1600年前的自己在彈琵琶，好驚心。我說這便是Calling，這便是感召了。」

多謝八面玲瓏紀文鳳小姐，她猶如一位魔術師想做就會做到。她說全憑6個字：有心、認真、堅持。恭喜敦煌有這位有心人！預祝「香港天籟敦煌樂團」未來到泰國、英國、加拿大等地的演出空前成功，將敦煌文化帶到全世界。



●八面玲瓏紀文鳳小姐，近年注意力集中在敦煌。作者供圖

那一片棒兒花

百家廊

戚佳佳

一夜春雨，渠邊溝畔，田間地頭，便有了朦朧的綠意。茅草點綴於枯草叢中，隨着「叮鈴鈴」，穿着繡花燈絨布鞋，背着用幾塊花布拼湊的書包的孩子们，慌忙把桌面上的書塞進花書包裹，像一群燕雀奔向田野。在一道溝、一道坎的田埂上，在壩坡上，跑着找着摘着跳着。那時，我們的味蕾是被濃密的清鹽味道覆蓋着。從前一年的秋天到冬天，我們的舌頭都是和鹽纏繞在一起。鹹菜、鹹肉，甚至是扭曲着的蘿蔔乾也鹹得淹嗓子。鹹讓我們舌頭變得笨重，茅草的新鮮氣息，成了我們心中渴望的味道，也成了我們春天裏必嘗的美味。

茅草是茅草在春天裏開出的棒兒花，棒兒花淺淺的白色，縮裹在綠色的胞衣內，就像是襁褓中的嬰兒，茅草嫩嫩的。我們在田埂地頭爭先恐後，你追我趕。找出我們最喜歡的茅草，再慢慢地拔出來，放在粉紅色的舌尖上，輕輕一嚼，甜汁溢出。茅草的野味帶着泥土的氣息和清香，厚重而溫潤，從我們細薄的舌尖進入，在腹中九曲迴腸。

茅草的根也是我們的調味劑。當茅草衝破胞衣，衝出母腹，鮮凌凌的嫩芽兒漸漸變得粗糙，有韌勁。用手摸，扎手，這樣的茅草就不能食用。作為替代品，茅草的根會走進我們的視野，成為我們的戰利品。其實，我們是在跟豬們搶食。我們家有一隻大母豬，牠不同於其它的豬，大母豬除非是要產小豬

仔，帶窩的日子，伙食才會相對改善。若是平時，母親給大母豬準備的就是幾瓢洗碗水，再撒上一把糠，大母豬也照樣吸得「咕滋，咕滋」，頭都捨不得抬一下。到了春天，大母豬也活絡開了，在壩子兩邊尋找草根。我們家的大母豬，很守規矩，很少會去田地裏吃那些綠瑩瑩、黃燦燦的莊稼。

大母豬喜歡獨自行動，在壩子下的圩埂上獨佔一片地，把牠的厚唇唇唇茅草的根莖處使勁地拱去，有草的土質層都比較鬆軟，經不住豬鼻子拱，不消一會工夫，白白嫩嫩的有麥稈粗細的茅草根就一根根地混在泥土裏。大母豬拱着鼻子，張開大口，把幾根茅草吞進口中，然後大張着嘴，仰着脖子，慢慢地咀嚼。其它的豬也各自守着自己的地盤，吃着美味。有時，這些豬們也會因為茅草根打架，為了爭一處茅草根的開採權，伸出頭，擰着脖頸，你拱我，我搯你，鼻子裏發出呼呼的豬叫聲。

沒有哪頭閒散的豬敢輕易地去與我們家大母豬爭搶地盤。除非是大母豬自己下的小豬崽。淘氣的小豬崽偎在媽媽的身邊，跟前跑後地搶着豬媽媽從泥土裏拱出來的茅草根，牠們相互逗弄着，咀嚼着，伸長了脖頸，噎得白眼直翻。大母豬顧不上自己嚼茅草根了，一門心思地用大豬嘴大豬鼻子在土裏拱。在牠身後是一個壯觀的景象，綠色的長絲帶上，泛白的茅草根躺在黑黑的泥土裏，

十幾隻黑漆漆的小豬崽頭拱着頭，小豬臀翹着，愈翹愈高，翹到最後轟的一聲，一群小豬崽分崩離析，四腳朝天。如今，那一幕已成往事。那頭大母豬在我們家生活了十多年，精瘦精瘦像那個豁了口的豬槽，以及豬槽旁的樹皮都已脫落的老柳樹。牠不能再帶高產豬崽，而母親也不願意去豕食牠。母親說：「白養了一頭豬也不是事，養不起，還是賣了吧！」

母親這話沒多久，隨着買豬人的一根繩子，我們家的大母豬消逝在那條土吃路路的盡頭。母豬走時，有過一段時間的掙扎，牠像一頭小豬崽，「哇啦哇啦」地昂着頭，對於套住牠脖子的那條尼龍繩一百個一千個不樂意。可是，牠畢竟只是豬，到最後，牠終是沒抵過買豬人的胳膊，由着買豬人，「哼哼唧唧」，極不情願地走了，一步三回首。

那天，我和母親前一後站在路口，目送着母豬遠去的背影，很久很久……生活的波浪在不經意間就有了褶痕，一些記憶被零零散散地夾在褶皺裏，不會被輕易打開，卻也像一個烙印。我偶爾春季回家，在經過的溝溝畔畔間，不用費力，就會與茅草相遇，我會顛顛地跑上前去，把一路走來的矜持扔到腦後，在我彎腰的一瞬間，我看到茅草和我一樣驚喜，明媚的春光裏，它隨着春風跳舞。我突然有了孩子般的親切感，在這綿延的春草間，那一群背着小書包，在這片春草上瘋跑的熊孩子，去了哪裏？

點滴

陳復生

佛法中提到「五濁惡世」的觀點，描述末法時代眾生煩惱深重、善心微弱。「貪、嗔、癡」為佛教的三毒（根本煩惱），指眾生因貪婪、憤怒、愚癡而引發惡業，是導致輪迴之苦的根源。當此心毒發展至極致，人為滿足私慾不惜損害他人，形成「人吃人」（自私、剝削、殘害）的社會現象，造成心靈與身體的嚴重毒害與惡性循環。

看美國爆發「愛潑斯坦」醜聞，揭盡一些所謂「世界精英」的惡行，傷風敗德，荼毒生靈；近日美以伊戰爭，公然入侵他人國土，破壞別人家園，造成平民百姓流離失所，家破人亡……讓我想起名家魯迅的《狂人日記》，筆下描寫的「人吃人」年代。

這句話結合了佛家語境與魯迅在《狂人日記》中對社會的控訴。這種將佛語風格與社會批判結合的說法，當時是用來表達對現代社會激烈競爭、爾虞我詐或道德淪喪的悲憤與感慨。

如今，美國一貫向外宣揚正義和平的形象，與以色列一向標榜智慧冷靜

的優質，被這場所謂「先發制人」之戰，敗落得體無完膚，或者他們也不介懷，才會樂得差恥。

當年，「吃人」兩個字的社會寓意，並非指肉體上的吞食，而是指舊封建制度，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對人性的摧殘與壓迫。現今，「吃人」可引申至不合理的戰爭和貪婪的侵襲。

這群貪婪無恥之徒，想到美麗悠久的五千年波斯文化，漂亮的族裔，還有世界頂級的能源（原油及天然氣）和礦產資源，這一切一切，最好能據為己有，取之不盡。若未能盡私己之慾，且將其毀於一旦，戰後重建，又可獲取豐利。反正災難混亂，無日無之，皆在他人國土家園，這些所謂「世界精英」，又可繼續同愛潑斯坦之輩到地獄尋歡作樂去。



●魯迅名作《狂人日記》的「人吃人」世代。作者供圖

新貴花旦「梁非同」非同凡響

紅杏館

查小欣

粵劇界矚目新星梁非同，去年成立「非同劇團」，創製作《安國紅玉》連演3場，座無虛席，旗開得勝。我看的是壓軸場，開鑼一幕她掛帥擊鼓，「梁」字帥旗飄揚，化身梁紅玉造型驚艷，巾幗不讓鬚眉，鼓聲震天、氣勢如虹。刀馬旦功架盡展，文武兼備，高難度動作如臥房、拗騰、翻騰、舞動大扣，游刃有餘，全場掌聲與喝彩聲此起彼落，精彩絕倫。與劇中丈夫、文武生王志良對唱時，柔情似水、撩動心弦。陳寶珠、汪明荃、尹飛燕、吳美英等前輩亦齊聲讚賞。

我雖非粵劇發燒友，卻因傳媒人彭美施（施姐）全情投入，成立「施製作」，屢屢邀我看其出品。首次欣賞梁非同演出已覺她既有觀眾緣，唱、做、唸、打皆出色，是耀眼新星。每次見面雖匆匆數語，卻深感她謙遜有禮，這是藝人成功的必備氣質，若非本性，強求不來。加上聰慧與努力，令她廣結人緣。施姐愛才，鼓勵她成立劇團，以年輕演員身份吸引更多年

輕觀眾，肩負傳承粵劇的責任。梁非同對施姐感激不盡，謝幕時更稱她為「媽媽」。

頭炮《安國紅玉》中，各演員換上全新私伙戲服，型格十足，靚得令人目眩。除梁非同與王志良傾力演出外，莫華敏、曉瑜、符樹旺3位年輕中堅亦表現出色，盡贏口碑。個人尤其欣賞莫華敏的打場，敏捷利落，恍如輕功；曉瑜身段、造型、唱功俱佳；符樹旺專攻文武丑生，功底扎實。五柱聯同擊樂領銜高潤樞、音樂領導彭錦信、武術指導韓燕明、編劇杜詠心，加上彭美施任總顧問，粵劇界又添一股新力量。



●梁非同化身梁紅玉，鼓聲震天，氣勢如虹，盡顯刀馬旦功架。作者供圖

文公手記

文公子

文公子女親為中山石岐人，外祖父早年攜子往秘魯發展，一去數十年。近日，移居海外的舅父回鄉度歲，文公子也趁節後閒暇，往中山會合，順道探親。記得首度隨母回鄉時，仍只是初中學生。當時要於深夜時分，到舊港澳碼頭坐大客輪「廬山輪」往澳門。船上設有臥鋪，通宵行駛，在近天光時抵埠。然後轉公巴士到關前，乘岐關巴士往中山石岐，路途頗轉折，舟車更勞頓。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時，中港城建成，可直接乘珠江客輪往中山港，航程大為縮短。近年，大灣區經濟發展迅速，交通基建也日益便利，除可經港澳大橋外，在新開通的深中通道，旅客可選乘跨境巴士，經深圳灣口岸前往中山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。

中山水蟹粥

由於新冠疫情來襲，中港的水路客運一度大受影響；疫情雖過，但陸路已有兩條大橋可選，經水路的人數大不如前，航班的數量也有所調整。然而，每逢長假期的入境高峰期間，文公子都會考慮選擇坐船，因為出入境的客量受航班的數量限制，過關也非常便捷，特別適合扶老攜幼的家庭，或者同行者中有持外國護照的親朋，都比陸路關口暢通及方便。現時，中山港碼頭已遷至新址，船程約為70分鐘，每兩小時一班，只是新碼頭並無公共巴士接駁，只能選乘計程車或網約車。不過乘客可在船上預先向船員登記，乘坐免費專車往石岐或小欖，由碼頭往石岐舊城區國際酒店，車程約為45分鐘。

文公子先與舅父會合，再隨表親們在中山覓食。當晚由表弟引路，前往港口鎮初嘗一聞主打水蟹粥的「華記」。華記是當鎮名店，雖非位處中心地段，裝修頗有大牌檔風格，但卻座無虛席。當晚晚上蒸黃沙蟹，其體雖袖珍，但肉甜無沙，不久即被清盤。同時送來的椒鹽九肚魚，魚體比香港的略大且肉厚，漿粉薄而脆口，頗見功力。然後，店家送上啫啫黃鱔，但卻是原條上，是文公子首試，只覺其質豐腴而其味帶甘，頗有特色。是晚有3個鐵板菜，先是牛蛙，其味鮮甜而且肉嫩似田雞；牛肉應為黃牛，味道中規中矩；然後是鱈魚卜（即魚鱔），口感比常見的鮭魚卜層次更豐富。主角水蟹粥，一窩共用4隻水蟹，加入手打豬肉丸，豈有不鮮甜之理？酒醉粥飽之際，店家煎來兩條馬頭魚，身長於掌，魚肉頗厚，令人難以抗拒，又盡一瓶啤酒。大家決定下次再往中山時，可再試一試其他特色菜。